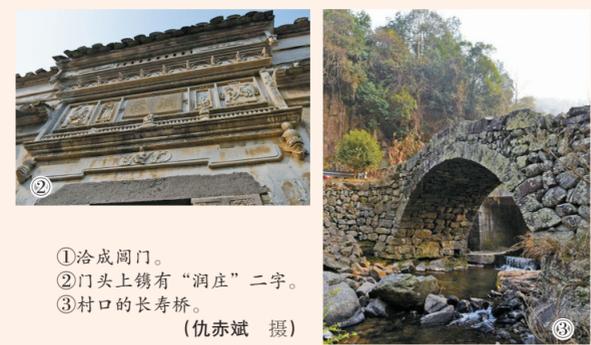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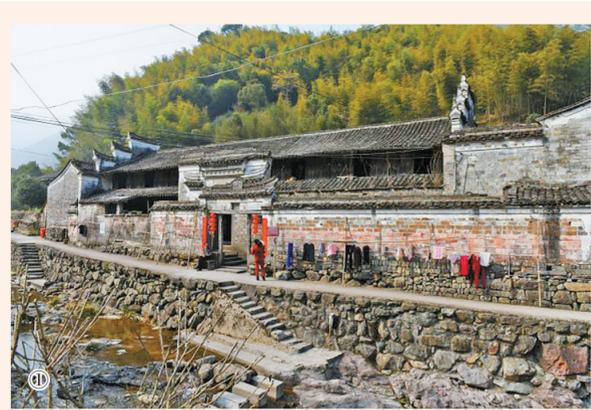


唐诗小驿栖霞坑



①冷成阊门。
②门头上镌有“润庄”二字。
③村口的长寿桥。

(仇赤斌 摄)

甬沪海上一“线”牵

慢时光

孙建宁

宁波与上海，上海与宁波，联系紧密。早年间，两地居民来往大多离不开海上交通。

甬沪间通客轮始于清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，美籍旗昌轮船公司“湖北”“江西”两轮率先营运宁波至上海定期客运航线，两轮对开，每月三航次。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，英籍中国航海公司“北京”“盛京”两轮也加入该航线。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，“北京”“盛京”两轮停航，中国轮船招商局先以“德跃”轮营运甬申线，此乃国轮首次航行甬申线，不久又以“大有”轮代之。同年，加入该航线营运的还有丹麦籍定隆洋行“彭格海”轮。

其后，不断有轮船加入该航线的竞争，也不断有轮船退出。如民国25年（1936年），营运甬申线的轮船有5艘。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，营运甬申线的船舶有轮船招商局“江亚”轮、“江静”轮，宝华商轮公司“大华”轮等共9艘。

1990年11月，宁波海运公司“天一”轮投入甬申线，至年末，

营运甬申线的客轮共6艘，其中“甬兴”轮日始发2班次，“新”字号客轮2艘各始发1班次，“天一”轮隔日始发1班次。年旅客流量147.9万人次，其中到港73.3万人次。

随着时代发展，至2001年6月，通航130多年的宁波至上海客运航线悄然停航。

我的爷爷奶奶家在上海，早年父亲在外省工作，我被寄养在宁波外婆家。每逢春节，雷打不动的是我们一家人会去上海相聚，我要到位于外马路上的轮船码头乘坐客船，这一习惯延续多年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轮船码头，经常呈现人声鼎沸的景象，尤其是轮船启锚前那一刻，载着百多号旅客的2000余吨的钢质船在汽笛声中缓缓起航，由缓渐快，驶离甬江……

记得有一年的隆冬，我乘船去上海，船舱内阴冷难挡，我的铺位在二等舱下铺。尽管还是下午4点多，可是天色却已暗淡下来，阵阵寒意包围的我，不由产生一丝莫名的伤感情绪。客舱顶上两盏昏暗的汽灯似有气无力地发出微弱的光芒，外加空气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浑浊臭味及来自江水的咸腥味，令我感到很不

舒服。

我知道这一回自己又晕船了。天很快暗了下来，我拿出外婆给我事先准备的干粮权当晚饭，稍后，又到船舷边溜达了一小会儿。风有点儿大，怕冷的我又迅速逃回下铺，盖上船上提供的那条灰黑色带红边线的大毛毯，好让瘦小的身子暖点。伴着轮船马达声的节奏，我很快进入了梦乡。等一觉醒来，天已渐亮，人们的说话声传来，却原来船已抵达上海十六浦码头……

对于上海这座城市，我内心充满感慨。家父系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学生，毕业后分配至外地工作，后于1971年调到宁波。爷爷奶奶还健在那会儿，逢年过节我们会去上海探望他们。到奶奶家或亲戚家后，我们一般只是蜻蜓点水式地进行一些礼节性的拜访与问候，因为一是长辈们上了年纪，有的自身也需要人照顾；二是上海人住房面积普遍不大，接待客人会存在诸多不便，因此我们要么在宾馆住宿，要么早早返回。总之，不愿再添麻烦。

“乡音不改鬓毛衰”，恰是父亲的最好写照。其实他在上海仅生活了不到20年的时间，但沪音

依旧。年过八旬的父亲，如今自然而然成了一个地道的宁波人，然而，他对上海还是怀有很深的感情，比如，他每天晚上会收看东方台等一些上海的电视节目，平时也比较关注上海的人与事。

至于我，有关上海的点滴之事至今仍记忆深刻。小时候居住过的老屋，走过的上海老街如四川北路、山阴路、溧阳路、长春路、海伦路、多伦路，还有经常去的公园如虹口公园、西郊公园、长风公园，乃至弄堂里的人或事，总是不能忘却。冬日里，我经常去弄堂口的一家大众浴室，夏天，则到“汰衣裳作坊”（即为洗染店）去找那里员工的孩子一起玩捉迷藏。出了弄堂，靠街边的一家食品商店里出售桃瓣、话梅、糖果、饼干，至今回味无穷……我还听父亲讲过，离我们居所不远的一条弄堂里，出过一位英雄人物，此人便是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主人公李侠的原型李白。

岁月匆匆，转眼间人生已过去几十年。没有高速公路、没有跨海大桥的时代，甬沪之间主要靠轮船航线相牵，今天的人们还会想起轮船码头曾经的兴盛与繁忙吗？

古迹

仇赤斌

去栖霞坑的路上风景如画。车子沿着山路盘旋前行，旁边就是水平如镜的亭下水库。那是一个明媚的春日，玉兰正烂漫，打开窗，深呼吸，这里的空气湿润、甘甜。经过溪口镇董村，车路的尽头就是栖霞坑村。

《四明山志》说，栖霞坑原称桃花坑，“在二十里云之南。山岩壁立数仞，延袤数百丈，其石红白相间，掩映如桃花初发，故名。”唐朝诗人陆龟蒙在《四明山九题诗》中有“云南更有溪，丹砾尽无泥”之句，提及的“云南”即桃花坑，直至清末才改名为栖霞坑。

栖霞坑村民主姓王，王氏在此居住已有500多年。据《四明栖霞王氏宗谱》记载：此地为东晋书法家大家王羲之后裔聚居地，王羲之曾隐居在奉嵊交界的六诏。村中的“王氏宗祠”也叫“敬承堂”，是栖霞坑村的王姓祖堂，建筑采用青砖、青石、榿木为主要材料，古朴高雅。柱头上雕龙绘凤，月梁上刻着双龙戏珠图。

而“显应庙”则是全村王、周、何、孙四姓的宗庙。庙内有戏台和殿，殿的前面高高悬挂着书有“赏善罚恶”的大匾。此庙为清初建筑，大殿最中间书有“德龔甘棠”，落款为雍正乙卯年，即1735年。

村口还有一座老祠堂，名“式谷堂”，也叫“洽成祠堂”，建于1896年，可惜大部分已坍塌。只有高高的五重马头墙下还残存有精致雕刻，门楣上有“源远流长”

“世袭槐荫”等字样，透着厚重的文化底蕴。它是早年同盟会成员王恩博的祖堂，由王氏太公创建。祠堂斜对面的那幢老屋，门头上的“润庄”两个字极为显眼，门楣上方雕刻着“独占鳌头”图案，门庭背后是“喜鹊迎客”。这个润庄，又叫“洽成阊门”。这两处古建筑都以“洽成”命名，由王洽成出资所建，他以贩卖柴炭起家，发迹成为巨富后，不忘村民，造福桑梓。

村里有三座古桥。村口的长寿桥，为单孔拱桥，桥面上铺有鹅卵石，桥墩则有藤蓐和老藤缠绕。村中间的长安桥是座廊桥，我去的时候正在翻修，建于清同治初年，至今有100多年历史，也用鹅卵石装点桥面。桥旁有几株古樟，桥的北岸是关帝庙。在村尾的西口，南培岭跨溪上还有座永济桥，为单孔石拱桥，建于清乾隆初年。它连着栖霞坑村的千年古道，以前是奉化去余姚、绍兴的必经之路，也是唐时之路浙东段的重要通道。站在桥上，近观桥下溪水潺潺，巨石凛然；远望峡谷深处，松竹青翠。

清代的《四明谈助》里提到了栖霞坑，说明此书刊行的1828年前后，此处已经叫这个名字了。书中说：“坑上有栖霞岭，从奉邑董村达嵊县唐田等处路。坑内多应姓聚居。两岩崇峻，绕竹木，夹溪逼视，曲突相错。”出村后可以“仰见，徐兔岩瀑布摇曳空中”。由此可见，徐兔岩瀑布下的栖霞坑，就是唐代诗人陆龟蒙、皮日休诗中多次提及的“桃花坑”。

遥想当年，诗人们走在古道上，漫步赏景，作诗吟唱。如今，我们不妨也循着古诗前往，或可一温旧梦。

话说昔日的“临观把总”

老照片

桑金伟

这里的“临观”是余姚市的临山镇和慈溪市的观海卫镇的合称，“把总”是古代某级军官的称谓。一言以蔽之，“临观把总”就是明代临山卫和观海卫的军事统领者。其实除了这独特的称谓外，临、观两地很少被联系在一起，因为早年间临山卫与观海卫不仅隔了县，而且隔了府，前者属绍兴府，后者属宁波府。

先得说说卫所制度。它是明太祖朱元璋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，又吸收元朝军制的某些内容制定的，是明朝军队的一项重要制度，尤其在抗倭中发挥了重大作用。浙江沿海是倭寇危害较深的地区，因此卫所建得十分密集，至今卫所制度留下的痕迹也较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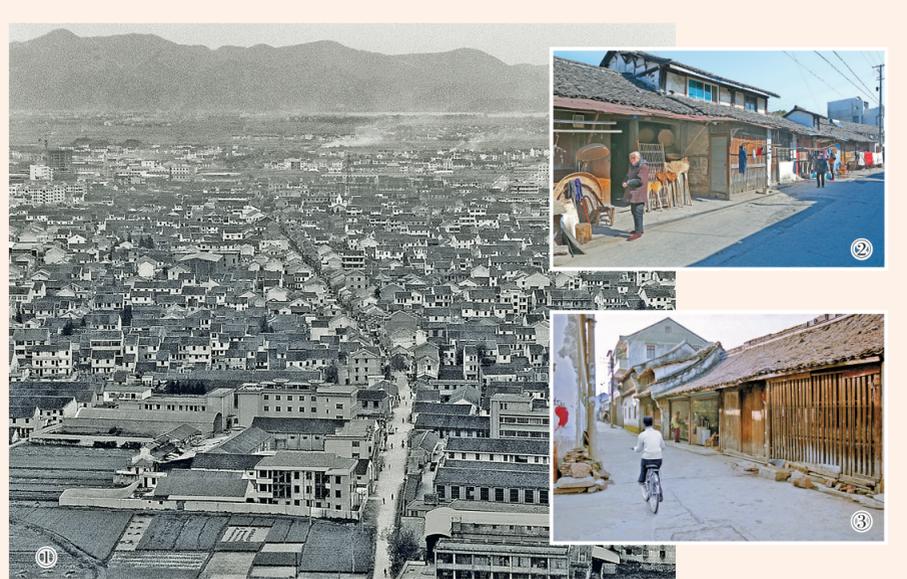
可以将当时的卫分成两类：内地的卫和沿海的卫。前者是设在府城的卫，它与当时的行政建置是对应的，如杭州卫、绍兴卫、台州卫等。后者是特设倭卫，完全出于海防的需要而置，它与行政建置没有对应关系，一府可以不设卫，也可设数卫，如宁波府就有观海卫、定海卫、昌国卫。

卫下辖所，一卫也可设数所。如定海卫就下辖了5个所。

让我们沿着凸形而圆润的杭州湾南岸由东向西追寻，5个卫9个所便密集地呈现在我们眼前：定海卫（今宁波市镇海区城关），大嵩所（今鄞州区瞻岐镇大嵩村），郭巨所（北仑区白峰镇郭巨村），穿山后所（今北仑区柴桥街道穿山村），舟山中、左二所（今舟山市定海区）；宁波卫（今宁波市区）；观海卫（今慈溪市观海卫镇），龙山所（今慈溪市龙山镇），临山卫（今余姚市临山镇），三山所（今慈溪市老城区），浙海所（今上虞区浙海镇）；绍兴卫（今绍兴市区），三江所（今绍兴斗门镇三江村）。范围涉及现在的宁、绍、舟3个市。

让我们把范围再缩小一些，在东起慈溪的龙山镇西至今半个射程的约100公里的范围内，竟设了2卫3所。其中临山卫辖三山、浙海2个所，观海卫辖龙山所。这2卫3所所在行政区域和军事管辖很不对应，在当时，浙海所行政区域属上虞县，但军事上由属余姚县的临山卫管辖；龙山所属镇海县，但由属慈溪县的观海卫管辖。这2卫3所的区域就是临观把总的军事管辖范围。

明朝的军阶官衔非常复杂，不仅常处于动态中，而且同一官名在一般军营与卫所体系中地位



①过去，观海卫被称作“卫里”，这是1988年北门卫山上拍摄的“卫里”。
②十字东街是当年临山卫最主要的街道。
③王家街是老观海卫的主街之一，因住过王总兵而得名，右边木栅栏内住过张参将。（桑金伟 摄）

也有不同，本文只能略说。明代军阶由高至低大致分为提督、总兵、参将、游击、都司、守备、把总等。据载，在浙江设总兵官一人，下设杭嘉湖参将、宁绍参将、温处参将、台金严参将。宁绍参将以定海卫为驻地，统辖现在的宁波、绍兴、舟山地区的防务。

卫所虽多设于洪武年间，但倭患最厉害的却在嘉靖年间。为更有力地抗倭，就要发挥卫所的“组团”力量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建立联动机制。为此，嘉靖年间浙江沿海增设了4员备倭把总，他们是：海宁把总，总管杭州湾北岸；定临观把总，管临山、观海卫、定海三地；管海昌把总，管松门、海门、昌国三地；金磐把总，管金乡、磐石三地。嘉靖二十八年，又把定临观析为定海把总、临观把总，把松海昌析为松海把总、昌国把总，把总增至6员。

把总，从字面看是总领、总管的意思。据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述：“把总，官名。明代始置，为基层领兵官。分设于京营三大营及各地总兵之下。属京营三大营者，位在千总之下，设于永乐二十二年（1424年）。属总兵者，位在千总之下，无品级，无定员，分属所领之兵……”

有人做过简单直观的类比，说把总相当于正连级。又有一些人认为，把总在明代相当于正七品的官。我以为，在战事吃紧的沿海卫所体系中，把总的品级远不止七品，此将在后文再提。

我不知道临观把总共有几任，只能罗列我所读到的，刘朝恩、耿宗道、周粟、陈九思、刘祖衡、张四维、马自进等。

刘朝恩之名如雷贯耳，因为他是一位守浒山（三山所）城的英雄。道光《浒山志》在“乡彦”篇里有“刘朝恩”一节：“刘朝恩，不详其籍贯。嘉靖三十四年五月，倭寇三千余自后海登岸，掠上林及梅川，攻城甚亟。朝恩率兵奔，募城内外绅士守御，相持十余日。城陷，朝恩力战拒之，会贼头目中矢死……”浒山（三山）城终于保住。节后有注释介绍当时作战背景：那时刘朝恩接调防通知后，已离浒山10余公里外。浒山正遭大雨，城墙倒塌数十丈。倭贼欢呼，叫嚣浒城唾手可拔。刘接报后策马返回。有人劝说，既已外调不必再返。刘叱道：“大难当头，我岂能避之！”返抵后刘一面率众设障、城头尽抛矢石，一面自己找个隐蔽处暗中向倭贼射箭，一箭击穿贼头目的咽喉，众贼溃散。这实在是一则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教材！

在我眼里，备倭把总不仅习武，而且还“雅重儒术”。如耿宗道、周粟分别主撰了嘉靖《临山志》和嘉靖《观海卫志》。

耿宗道原为直隶太仓卫千户，嘉靖四十三年升任临观把总。有碑记其德行，《临山志》录有碑文。耿宗道在《临山志》上的落款是：“钦差把总临观以都指挥体统行事耿宗道采辑”。都指挥使秩正三品（也有说正二

品）。看来，用现今的话说，耿宗道是“低职高聘”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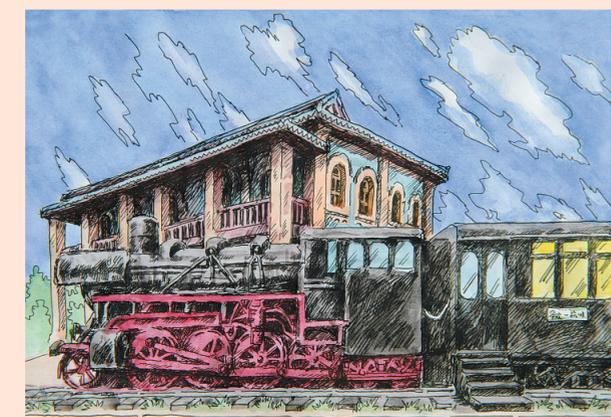
周粟在《观海卫志》的“跋”中落款是：“嘉靖壬戌秋望日总兵临观戎政前进士桂林周粟谨书”。此落款提供的信息除了日期外，还有：把总，军事与政务都要管，即所谓“戎政”；周粟进士出身，籍贯为桂林。在《观海卫志》“序”中，地方总兵卢镗写道：“钦授临观把总周粟，发身武科，雅重儒术，援枹之余，辄留心于卫之志……”从中看出，把总也是钦授的，周粟是武进士出身。

《观海卫志》列出了31位浙江沿海备倭把总的名单，他们的军衔大多为指挥使，有的更高。指挥使秩正四品（也有说正三品），看来备倭把总好比应急性的“联防团长”，本身是没明确品级的，但担任备倭把总的人是要有品级的，而且品级并不低，至少要高于前文讲的“正七品”。

你若去嵊泗枸杞岛，不要忘记去观瞻一下岛上岗墩峰顶的巨石。石高约6米、宽8米余，上镌“山海奇观”四个巨擘大字，下有明晰的落款：“大明万历庚寅春，都督侯继高统率临观把总陈九思、听用守备宋大斌、游哨把总詹斌、陈梦斗等督汛于此”。该石刻为研究明代抗倭史提供了实物依据。落款中陈九思位于第二，亦可证明临观把总并非等闲之辈。

我的家乡西有“临山”，东有“观海”，光听地名就感到诗意十足，它们都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。

甬城绘



甬曹铁路宁波车站纪念馆

1914年，宁波历史上第一个火车站建成，甬曹铁路正式通车，这个火车站就坐落于当时的甬江北岸。现迁建修缮的甬曹铁路宁波车站纪念馆，位于大庆南路与新马路交叉口，为一幢按原样复建的民国特色砖瓦房。

(丁安 绘)